

三彩风·专栏

[青墨红尘]



■ 李青

专职编辑, 业余写作, 中篇小说《谁都救不了你》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伪装的“情感专家”, 著有《读懂老婆, 做好老公》《读懂老公, 做好老婆》。

新年是一个盘点过去、规划将来的日子, 当然这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爱在新年来临之际制订计划, 比如到30岁的时候, 一定要买得起商场里那些昂贵得令人咂舌的漂亮衣服。因为生日就在年末, 所以, 我的新年愿望都是以年龄来标记的。

现在我早过30岁了, 那些名牌时装, 一套两套还买得起, 勉强

谁的新年

算得上少年壮志得酬吧。但是, 过了30岁, 这个对我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在一栋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做事, 但买的都是平价的牛仔装、休闲装, 而且穿得心安理得, 因为穿这样的衣服比穿套装自在舒服。

随着年龄的增长, 心境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对衣服的挑选上, 还有就是我再也不会在新年的时候许愿了。因为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心里已经很明白, 列一堆梦想清单, 到下一个都实现不了, 除了徒增愧疚、烦恼, 真的没别的用处。我还明白了, 元旦也不过是365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 人们赋予它特殊的意义, 也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催眠, 不然, 天天都是一模一样的平凡日子, 真的要乏味死了。

成熟不算一件坏事, 但成熟真的也够无聊的, 它不仅看破了生活的一切小把戏, 让人没了憧憬, 还谨慎得让人失去了很多兴致。所谓成年人, 就是那种即使穿了雨鞋出门, 看到一个小水坑还是禁不住要绕开一步走的人。小时候见到下雪就兴高采烈, 现在一到下雪

天,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别摔跤, 千万别摔跤; 小时候得了一块手表, 很得意地戴在右手腕上, 因为与众不同是一件很酷的事, 才不管写作业的时候手表会硌着手腕很不方便, 现在, 早就懒得装酷了。

这样的成年人, 你还指望他在新年的时候立誓发愿吗? 还是让我先睡个懒觉吧。

新年是年轻人的节日: 在广场倒数的钟声里, 和心爱的人拥吻; 在新年的第一天清晨, 郑重地记下自己这一年要完成的十件事, 一定要凑成十件, 否则人生就不完整了。

“接下来的这一年, 我会和以前不同。”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到了一定的年纪, 不切实际的想法少了, 如果新年一定要许愿的话, 那愿望就渐渐地变成诸如“父母身体健康”“孩子考上好学校”“加薪升职”之类的, 愿望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平实。

值此新年之际, 祝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实现。不过,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深深地知道, 这样的许愿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 就祝所有人都健康平安吧。

[信马由缰]



■ 马继远

70后, 洛阳土生土长, 现在深圳谋职, 闲时鼓捣散文, 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

城市很大生活很小

看日历, 发现本期专栏恰逢年末, 我就寻思, 是否该写个总结稿, 应景, 辞旧迎新。

我尚未想好如何写, 编辑发来信息, 说大家最好统一写年终总结稿。当“是否”变为“最好”时, 我才意识到, 写个与深圳有关的年终稿子,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城市里并不缺少写作素材, 尤其是在深圳这样一座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里, 各种“猛料”更是源源不断。谁谁被判刑了, 某某来开演唱会了, 某某成首富了……可这些与我等平凡人又有多大关系呢? 那毕竟是别人的事情。

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 连接厦门、汕头、深圳三大经济特区的厦深高铁开通了, 深圳机场的T3航站楼启用了……这些重大事件, 也似乎与我没多大关系, 我不可能天天去坐高铁、飞机呀。还有, 数条地铁线路正在施工, 设置了很多围挡, 公交车改线。这个似乎与我有点儿关系, 可关系也不大。地铁修好后, 有需要时, 进去乘坐就行, 现在也没必要对其太关心。

我经常可以看到的是, 很多楼盘在以“深圳速度”嗖嗖地往上长。在我们单位不远处, 设计高度近600米的平安国际金融大厦, 现在已经很突兀了, 将来它会成为深圳第一高。同样, 它与我关系也不大。现在的第一高楼“京基一百”, 来深圳一年多了, 我也只是望望而已, 从没进去过。

城市很大, 我们的生活却很小, 这是现实。像我, 上班的日子, 起床、乘车、吃饭、工作、休息, 时间基本是固定的, 甚至连每天交往的人也是固定的。周末, 活动的范围一般也不大, 偶尔出去转转。这样的生活, 与城市的繁杂相比, 总显得有些单调, 我却在这种规律得近乎乏味的生活中, 静心观察、品味着这座城市。

我看着路边的芒果树开花、结果, 果实由小变大、由青变黄, 然后被人摘光; 看着天空变黑, 乌云压城, 大风呼啸, 然后台风季节开始了; 看着紫荆花没完没了地开呀、落呀, 冬天也就悄悄地来了。在这个四季不太分明的城市, 我用心去感受季节的变化, 觉得整个城市也变得可爱了许多。

我看着街上、车上那些比我年轻很多的年轻人, 猜测他们来深圳有多久了, 他们的梦想又实现了多少。深圳是公认的“梦想之城”, 每年都会有人怀揣梦想来到深圳, 也有不少人选择离开。那么, 这座城市在那些年青人的青春岁月里, 又会留下怎样的印记? 这好像是深圳给我提出的无解之谜。

这一年, 我在深圳看看花草、看看人, 春夏秋冬走完, 对深圳的了解也增添了几分。在这个越来越大的城市里,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平凡、微小的个体, 很多事情不会和我们直接关系。在自己的视野里怡情悦心, 过好自己的小生活, 也不错。

[凌秀生活]



■ 梁凌

喜读书, 爱思考, 相信美好。一边煮饭, 一边阅读, 偶尔作文养心, 出版有散文随笔集《一个人的行走》《心有琼花开》等。

每到年终, 看旧日历撤去, 新日历挂起, 难免有些惊心。是的, 在我的平凡人生中, 再也不会出现2013年了。人们常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 以极言时光之宝贵, 但金子可以“生息”, 而时光呢, 能不能在我活到百岁, 再生出三五年来? 何况, 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坚韧不拔地活那么久, 这样算来, 我的人生已过大半, 怎么能不惊心呢?!

此刻, 趁旧日历在手, 我忍不住要翻一翻, 看看这一年自己是怎么晃悠过来的。

这一年, 元旦过后没几天, 先生突然中风, 还好无大碍, 坏事似

清欢又一年

乎变成了好事, 我看他的表情, 倒像是捡了个大元宝。我们照样雷打不动地喝下午茶, 我捧杯茶喂他: “你看你多幸福。”他便笑歪了嘴: “看, 都幸福到病房里了!” 活着就是冒险, 谁规定好事都“该”是你的?

过了1月, 好事就接连不断。先是我的几篇文章入选高考题库; 七八月份被邀参加北戴河笔会; 成为首届洛阳文学院签约作家; 在《洛阳晚报》上开《凌秀生活》专栏……

我的书、我的文, 我的老家压根儿不看。但在今年秋天的一天, 上高三的侄女突然问我, 有没有写过一篇小说《茶王》, 我说写过。她说: “有一次我们考现代文阅读, 我看那篇文章写得很细腻, 心想作者可能是女的, 再一看, 咦, 这不是我小姑吗?”

她把题拿给我看, 我一看, 不会答, 再看, 仍不会! 我说我写的时候, 哪里想到要挖这么多陷阱。侄女笑道: “小姑, 你居然得了零分, 你真奇葩!”

再说开专栏的事儿。这件事很偶然, 因为我周围有许多作家, 他们都很优秀, 却没出来开专栏, 我倒出来了, 也不过是抛出一块砖, 想引出更多美玉。专栏上有我的照片, 我楼下的女邻居说, 晚报上有一张照片可像你了。我说, 像吗? 她说, 真像! 在一栋楼里住了

十几年, 我们彼此并不了解, 这就是城市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 我走在牡丹公园边, 突然被一位帅哥拦住, 他摘下墨镜盯着我: “咦, 你不是在《洛阳晚报》开专栏的那个美女吗?” 我吓了一跳: “你应该去当警察。”他说: “我就是警察!”

我笨, 不擅与人交往。我写作, 从没想过要怎么样, 只是拿它来滋润心灵, 有一搭没一搭地写着。有时懒, 好久不写, 这时就会有人忍无可忍地吼我: “你也不想, 你不写作还会干啥!” 这人是我的先生, 他是上帝派来监督我的。他的话真是黄钟大吕, 振聋发聩。他再次提醒我, 除了看书写作, 我实在是百无一用的笨人。

从短线来说, 我常偷懒; 从长线看, 我在坚持。正是这样的坚持, 许多“好事”就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有人问杨绛, 为什么自己总是很困惑, 她回答: “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所以, 许多事不要想得太多, 坚持做就行了。回首2013年, 自己没有大喜大悲, 看似平淡, 实则清欢。我还是那个读书、做饭, 偶尔写点儿文章的小女子, 早上睡懒觉, 晚上跟先生去散步。他偶尔给我买路边的烤面筋, 看我吃得满嘴流油, 他十分幸福地仰望星空道: “感谢神, 你真好养, 一块钱就打发发了!”